荊川先生右編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五

禮二

荊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五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禮二

復建武服制故事疏　陳忠

漢安帝元初三年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于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臣營祿念私

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朕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論三年之喪　張東之

府武后時王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六月議武諸儒鳳閣舍人張東之破其說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

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共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周因於殷也非元年前復有一歲此二十五月之二驗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然而以是爲斷者送死有已服生有節又曰朞

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
肉又曰再朞之喪三年朞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
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此二十五月之
三驗儀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
吉祭此二十五月之四驗書春秋禮皆周公尼父所
定敢問此可爲法否昔鄭玄中月而禫者內容一月
自喪至禫凡二十七月今旣用之而二十五月初無
疑論大抵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
若逾遲何歲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悲慕未盡而踴
擗之情已歇祥而廓然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更劇

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夫去衰麻襲錦縠行道之人皆不忍直爲節之以禮無如之何故仲由不能過制爲姊服孔鯉不能過朞哭母彼詎不懷畏名教之嚴也當世萌東之言不詭聖人而亢感論遂家

祥月弛朝徹樂議　韋公肅

唐玄宗初肅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朔尚食進蔬具止樂翌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書門下宜得侍宅非奏事毋謁莿忌與晦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爲常及至公肅上言

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

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納王洽等引忌時忌歲議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徹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禫禮徙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茲太常雖郊廟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樂是謂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書門下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

論太子毋服　暢當等

唐德宗時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議

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缺文）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爲母朞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爲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緒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二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耶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

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視膳耶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朞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耶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時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

特以金華奪也太子公除以墨修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郎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為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若皇后喪至朔則柳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垂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illegible]陳宮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

乞酌古今限服紀之禮　楊繪

宋神宗熙寧二年繪知諫上院

臣竊以帝之盛者宜莫如堯今考諸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夫九族之外同姓

之親不爲少矣而堯所親睦止於九族云者以服紀
之與也服紀者其禮之用乎恩生於情者也恩之以
無窮之情節之以有限之禮蓋明乎親之不可以無
盡也族盡於九法陽之極數也服盡於五法五行之
成數也然則服之紀雖盡而同其所自出者恐儕於
路人乎於是復爲大宗小宗之法以維之爲大宗者
百世不遷也爲小宗者五世則遷也周雅云文王孫
子本支百世是由帝堯以來訖於周親睦九族之制
蓋殫此矣自有天下者曷不欲遠尊其祖然而統之
以太祖之廟而不毀外至於六世之上則去廟而爲

祧去祧而爲壇去壇而爲墠去墠而爲鬼蓋亦明乎
親之不可以爲無盡也臣謹按春秋魯桓僖宮災孔
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蓋以桓僖之廟宜毀而不
毀故天以火災戒之也伏覩睦親宅被火災者一廣
親宅被火災者亦二旬月之中如此之併豈適丁其
時乎臣竊以春秋之義推之蓋二宅之中有親已盡
服紀無者而未經裁節於有限之禮故天以火災戒
之乎歷考上世尊族或封以就國或官而任外自唐
明皇而後世聚於宮宅而不任以政本朝依其制也
然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

授之令則長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今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衆多者數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事哉欲乞陛下斷古今之宜限服紀之禮廣采衆議裁其廕子之數立其出官之制設大宗小宗之法以正其統其餘支庶之服紀盡者並許出居於外以合於帝堯親睦九族之道

熙寧二年[illegible]十一月下詔曰自我祖宗親敘九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屬籍於閨臺並留京

師參奉朝議然而世緒寖遠皇枝益蕃服有親踈則
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令一貫於周行是
亦奚分於流別雖親睦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
故廷臣數言宰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彝朕惟親
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定
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孫或許自
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
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況我制作動
法先王豈宗世等差乃無定著俾羣公之合義將爲
一代之通規載覽奏到具陳條目以祖宗貽謀是宜

世出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旣竭洎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旣久朕意何疑告於將來用頒明命依中書樞密院所奏施行

乞以魏王之喪罷秋宴　蘇軾

宋哲宗時上

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秋宴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曰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

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位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朞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君譏之朞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毋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爲天子絕朞不宴樂臣切非之

若絕朞可以宴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周景王乎
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鄭之毋輕重
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旣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
準禮以諸侯五月爲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
未葬之月不當宴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
臣切以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宴不待臣言但至今
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今合於宴前一
月進呈臣旣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
當罷只乞自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
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

敢不奏

論除喪不可罷燕　宋哲宗時上　程　頤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宴臣備員勸講職在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義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切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

今不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正朔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言冬至受賀表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

論喪服儉葬　宋哲宗時上　蘇軾

臣謹按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

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為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尤薄於漢焉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為非蓋諂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為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

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夫衰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表其哀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者無服則遂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服以管其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爲是矣且其禮之失者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制故

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縿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巳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過山陵宜令羣臣

朝服止如今日未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今之冠服非古之制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夫衰裳不可以服勤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葬而遂除之臣竊以爲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伏惟皇帝陛下聖政之美四方風動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於以革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敎天下使知君臣之

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爲然乞下有司考
正其禮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
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世山陵多
藏金寶故有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
帝在位歲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
葬爲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
獨完葬之厚薄禍福可睹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
儉於前代然猶以爲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之又損
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
也臣昔者伏見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緘封皮匣納

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
爲如此之類無益於先帝竊恐洿襲故事猶或藏之
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者也昔周太祖將終戒
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
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歛以瓦棺勿作
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
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
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
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本朝
所代也臣以爲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

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陋而不可爲繼今惟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爲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屬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謄錄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旒扆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乞討論喪服 宋寧宗嗣上

朱熹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子孫守

之承承無數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
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
謂承重之服者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
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
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練紗淺黃
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
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
竊痛之然旣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
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
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

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

諫起昌陵疏　劉向

漢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論山陵乃以此起議論自是奇偉）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

其何以戒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旣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

惑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

毋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脩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揜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

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襄五王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數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

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

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
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
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
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
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
則苦之若苟以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
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
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
方丘壠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
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郭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後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起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諫起二陵疏　東平王蒼

漢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上疏諫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今從官古霸聞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

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壠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

論山陵疏　　虞世南

唐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

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

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冢欲資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為壽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椁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反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

德堯舜所不逮而侔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以
尤感也今爲丘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
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
地勢即平宜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亦不得用金
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
宗廟爲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
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
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
萬今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
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
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頓
爲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意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
廢毀之憂朕爲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
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

以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漢高祖長陵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爲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爲宏侈二丈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爲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遵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爲子卿等爲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論陵祭

彭景直

唐中宗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

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墠爲親疎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祭之無禱乃止譙周曰天子

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朔食號曰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玄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朝夕也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於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議者亦

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墠歲貢魏晉以降不祭墓唐家擇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因下詔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爲之沿革何專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朔望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乏于費可減朕常膳爲之

論溫成厚葬　　范鎮

宋仁宗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冊爲溫成皇后十月葬鎮上論

臣竊聞溫成皇后壙中皆以縷金爲飾又以錦繡珠翠金玉衣服什物以備焚瘞者甚多此等事於死有益於生無損猶不可爲況於死無益而於生有損乎

古先聖賢丁寧以戒厚葬者其思慮至深也今壙中之飾已然之事不可改已其錦繡珠翠金玉之物以備焚瘞者願發明詔一切停減以代下戶租賦非惟上益聖德亦爲溫成皇后遺惠之無窮也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右翼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冦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

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旣越常情俯稽至理懇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荅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旣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陸贄

右冀寍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是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皇兼皇與帝始總稱之

流及後代昬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衷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尅責唯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内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高德於夐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

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華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亦耻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敷其愚而鑿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乞固辭徽號　　劉敞

宋仁宗嘉祐四年知制誥劉敞上

臣伏見宰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乞加上尊號准批答不允此誠見陛下恭讓持滿惡盈好謙之意且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復加徽號近二十餘年矣冲遜之德上通於天下信於民此上天所以保佑聖躬受福無疆萬民所以戴愛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實不須稍增數字示人自滿臣願陛下固執雅意羣臣雖十上表堅讓勿受足以益明積年冲遜之實必大得天人之佑且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

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不淸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覊縻而服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爲請而臣獨望陛下固辭徽號爲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然望陛下裁之聖慮參之美志斷而行之則有高世之名與道同符豈數字可盡哉

又乞辭尊號　劉敞

臣近上封事欲望陛下堅讓尊號今已兩奉批荅不

允願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且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年謙冲之德超絕前古簡在上帝人臣歸心夫已二十年行之一旦改之於義不可蓋推善歸美以尊君父者臣子之常節也謙德惡盈以保天下者聖人之至道也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實恐反累陛下二十年昭升之美又自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志必求諸非道今臣此言逆于心者也而羣臣之
言遜于志者也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

又請不受尊號　　　　　劉敞

臣兩貢愚忠欲望陛下辭不受所加尊號似未蒙采
納臣豈敢沮衆人之意豈敢損主上之美實以謂崇
陛下之稱號不如明陛下之謙讓徇臣子歸美報上
之心不如廣君父克己畏天之道此事至重至大在
陛下力能行之不當復詢左右之臣今羣臣已上五
表聽之則頓失二十年謙讓之美不聽則合于嚴恭
寅畏持盈克遜之義亦令四方無以窺聖德之淺深

臣雖狂瞽竊重愼此舉不敢不再三陳聞

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王珪等

宋英宗時上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

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

今切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依先
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
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
之古今實為宜稱

請集三省御史臺官再議　韓琦等

宋英宗時上

臣等伏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狀稱臣等參詳國
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
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者臣等謹按儀禮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勑並云為

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齊衰期卽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
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今來王珪等議稱皇伯於
典禮未見明有引據狀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
官定議聞奏

乞斷以聖意勿受尊號之請　司馬光

宋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司馬光上

臣今月十七日准內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
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牓子審取聖旨去訖臣
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

世遂爲故事因循至今伏見太祖開寳九年羣臣上
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
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
拱二年詔曰前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
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
耳羣臣懇請勿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遂
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
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
有往來書彼有尊號中國獨無足爲深耻於是羣臣
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爲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

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二寸牘曰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爲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爲可耻也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羣臣以故奉上尊號臣愚以爲陛下聰明睿智雖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仍令更不得上表則頌歎之聲將洋溢四海此所謂一謙四益捨虛名而得實譽者也伏望陛下更加詳擇

請復丙吉後爵邑書　　士伍尊

漢元帝時先博陽侯丞相丙吉薨子顯嗣後有罪削爵為關內侯長安士伍尊上書曰

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罹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

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

請封孔子為殷後書　　梅福

漢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以為殷後復上書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鑕横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

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
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
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
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
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爲
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
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
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
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

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戸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請加鄭寬中葬謚疏

漢成帝時上　　谷永

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

邑右扶風尹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抱商偃之文學儼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

請復師丹邑爵疏　唐林

漢哀帝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爲庶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

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黄耇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泰重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　　司馬光

宋仁宗時上

臣等伏覩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謚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謚有得失職有當言不敢隱嘿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

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衆望不欲委之有司舉以公議且將掩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等謂猶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取以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謚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才不可兼取況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為法伏以陛下睿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所為豈不素聞迺欲以恩澤之私强加美謚雖朝廷大

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譏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戮之辜報讎之禍狂僭妄言正爲此耳伏乞陛下留神幸察攺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論以爲萬世之法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第二狀　司馬光

宋仁宗時上

臣竊以凡爲人臣受祿不必多受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

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追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行所學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戇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爲東宮之故臣也向者東宮之臣

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爲不合衆心邪陛下必以竦爲正直無疑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掩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爲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爲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何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滅

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爲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絕及其旣著誰得治之况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大邪陛下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揜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冒犯天顏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爲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墮廢也伏惟陛下憐察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竦諡

天下幸甚

論鑄無射

伶州鳩

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宫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宫細不過羽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宫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

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太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

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

論樂律

伶州鳩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

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

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蔟之下宮布令

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論樂占王心疾　伶州鳩

天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諫鑄無射　單穆公

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閒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閒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閒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

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

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

論議詳定雅樂　宋仁宗時上　韓琦

臣伏聞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非器之然也故孔子

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其言斯有在孟子之對
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
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樂之作蓋聖
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在
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以臣識暗藝
薄素非知音陛下誤賜甄采使待罪諫列首被詔旨
令與丁度等詳定胡援阮逸鄧保信所造鐘律事臣
粗考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盡逸援之圖
方分保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皆無所聞伏自藝祖
造邦仁宗接統爵禮具舉熙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

悉無更易以至黎庶康乂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爲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鑢適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昃之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逮於成功即薦郊廟暨逸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即又圍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狥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及周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者不惟有傷國體實則虛費邦用歷觀前代議樂古之管尺尚存而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未見今之速

而易也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政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原又當究今之急以佐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垂久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強則驕逆渝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綏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紀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

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稜保信三法別召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萬一財擇不勝至幸

論神降於莘　　內史過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

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

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内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内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

論五官

蔡墨

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

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抵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

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於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論重黎　　　觀射父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

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灾不至求用不匱故少皥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灾荐臻莫盡其氣

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論雨雹　申豐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

方于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火災對　董仲舒

漢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

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矣見皐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

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不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白麟奇木對　　終軍

時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帝異此二物博謀羣臣終軍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

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形於宇內矣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方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之

勤成尊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祇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享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

明堂月令奏　　魏相

漢宣帝時丞相相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又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兹

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愼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

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尊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久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

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抑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論陰陽不和疏　　薛宣

漢成帝初即位時宣爲中丞執法殿中總部刺史上疏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使或不循

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給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勑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上星孛等奏　劉向

漢成帝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因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

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于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懷不能已復上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

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

叙得斬絕

偃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祖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所同聞也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狠狠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

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月令奏疏　陳寵

漢章帝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虫始振人以爲正

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
夏以人元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
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
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
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
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
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
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它應不以改律
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
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

春實願有違陛下探幽折獄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邀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輟書奏帝納之

論受天書

戚綸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大赦改元綸上奏

臣伏覩詔書受天書者臣謹按稽載籍歷考秘文仰惟帝德之龐鴻握乾符而臨御見天人之相接驗靈鑒之垂祥然未覩昭晰炳煥若今之明著者也伏惟陛下道掩百王功高三古蹈二聖之丕業啟萬世之鴻基烝烝之孝日躋翼翼之心無怠勤行企道恭默

思元寬仁爲布政之規慈儉示固身之寶巍巍盛德
不可形容亹亹令猷固難擬議武王齊戒思見丹書
之言漢武虔祈遐致竹宮之拜豚是上天即鑒瑞牒
爰臻遐番奕葉之祥昭示臨民之戒於鑠景命奚九
齡之足稱赫奕鴻休伊七百之可算臣叨逢景運獲
睹嘉祥爲太平之民已知大幸遇希世之事實異前
聞敢載申言誠由過慮萬一有補是爲愛君竊以流
俗之人古今一揆恐託國朝之嘉瑞寖生幻惑之狂
圖或詐託於神靈或僞形於木石妄陳符瑞廣述機
祥以人兇妖詞亂天書之真旨少君欒大之事往往

有之伏望陛下端守元符凝神正道恭内境脩身之要資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極以御人寰寶大和而延

聖筭仰荅天貺俯惠烝黎

論天書　孫奭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上

臣伏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偶塵驅使驟爲侯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以至屈至尊而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中外臣僚降及黎庶靡不痛心疾首不敢直言臣所以不避死亡之誅敢言之者誠以佩荷國恩思報萬一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將軍以

帛書飯牛陽言牛腹有竒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跡而斬之後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坐誅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才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累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至今輿誦謂之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獲國經寶勝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應不妄言今按唐史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两都湯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刼遷西内卒以餒終此豈聖壽無疆長

生久視乎夫明皇以睿哲之資處高明之位禍患猥至曾不聞知良由在位多年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孰導諛之說復又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浸不復振及至祿山兆亂輔國刼遷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身危名辱負愧包羞大命既傾前功併棄今朱能所爲頗似王鉷等事陛下遠思漢武之雄才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

亂不作享萬世無疆之休

又論天書　　孫奭

臣聞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犧易明文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鵰山鹿並形奏牘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上玷皇明不爲細也

論澧州瑞木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近聞澧州進瑞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

爲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偟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㧞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與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

示人不敢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
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
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
之象又出太平之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
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脩省而草木萬類變
化無常不可信憑漸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
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
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
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
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

則三二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少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漸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海相傚爭造妖妄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郡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

論麒麟　宋仁宗嘉祐二年上　齊唐

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臣得之道路圖寫其形大抵牛身象耳狗足魚鱗臣謹按爾雅釋獸麐麕牛尾一角郭璞注謂春秋所獲麟也又云麠大麃牛尾一角即漢武郊雍所獲麟也又云驎如馬一角不角者麒即元康中九真郡所貢也又唐龍朔三年麟見于介山又聖朝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甚馴善當時以爲祥麟上表稱賀臣以前典觀之則麒如馬狀麟似鹿形況麟鳳四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青史具書故唐啟元年漢名書閣太平之瑞莫大於斯臣切聞此獸頗與書史所聞

不同閑以檻車與象相觸所食草木皆中國所無萬一非是祥麟海外別有名目即朝廷殆爲蠻夷所詐又交趾以進麟爲名私齎行貨不少經過州縣津送之役動數千人以至京師民間之費不下百萬嶺表之民例皆貧弱典賣產業以給公費償應圖合驗爲瑞聖朝則固不憚民勞以成一代之盛事果非瑞物則豈可以無名之怪獸而困一路之生靈哉伏惟陛下居尊御極垂四十年焦勞萬機愛惜黔首誠願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勿以所役細微則武王有旅獒之戒勿以綏懷遠俗則文帝有却馬之言昔西漢[illegible]

雀飛入府舍遂爲瑞焉隋文帝好祥瑞有野雀集於宮掖因改儀鸞之殿取笑當世貽羞史策以斯爲鑒固宜審詳伏乞陛下延訪博物之臣徧考瑞圖所載確有符驗方可進呈事果非真即宜罷黜以寛一方百姓之獘臣素以寡聞昧於通識進言不用黙守常職儻一辭有補於毫釐一舉少全於疲瘵則退甘鼎鑊萬死無逃臣不勝區區赴職言事俯伏待罪

司馬光

論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

宋仁宗嘉祐六年判禮部司馬光上

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

食臣伏覩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奏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掩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之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沉湎于酒禍在内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

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異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率慶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乃所食不滿分數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伏望陛下明勑有司若六月一日更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奏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群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

論黑氣蔽日及風雨寒星變異　范鎮

宋仁宗至和二年起居舍人范鎮上

臣伏以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乍寒乍暑欲雨不雨又有黑風蔽日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黑氣陰也小人也日陽也君象也黑氣蔽日者陰侵陽小人惑君也欲雨不雨者政事不決也陳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者百日矣陛下以御史之言決一婢死而欲退宰相爲是即乞速退執中以解天意以御史之言爲非乞赦執中速起視事無使天意久不決也寒若者賞罰也乍寒乍暑不當賞而賞不當罰而罰也鄧保吉有過於法不當爲內侍都知鄧宣言不歷邊任

於法不當爲內侍都知押班未幾又改官石全斌不
當爲觀察使爲觀察使未幾爲內侍副都知其餘攀
緣改遷皆不應法律是不當賞而賞也陛下有旨不
應法律賞罰聽中書樞密大臣執奏而中書樞密大
臣不執奏是當罰而不罰也冬而多南風春而多西
北風皆逆氣也風主號令主思慮陛下思慮若爲小
人所惑而號令數變易也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
前或發於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君脩人事
以應天變則災異可爲福祥也陛下如欲應乍寒乍
暑之變莫若追還鄧保吉等過恩而明正中書樞密

大臣之罪也陛下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速定陳執中進退之勢以決中外之惑也陛下如欲應冬多南風春多西風之變莫若精其思慮而不數變號令也凡此皆古聖賢通天人之術著乎經史使後世爲人君者視之以奉天爲人臣者法之以事君者也非臣之臆說也陛下無以臣非才廢臣所陳先聖賢之言則臣之幸也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社稷之福也惟妖星之變及今一年臣消息所未知也今春諸路無麥苗不種不入而山東尤甚山東盜所起處萬一盜起陛下將何以待之妖星之變殆恐爲此

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得默默已也臣四歲而
亡父七歲而亡母今食陛下之祿父母之養爲不及
已其所可爲者合忠孝一意以事陛下耳若於此時
畏避而不盡言則臣負不忠不孝之罪於陛下也

論災變宜使儒臣據經義以言　劉敞

宋仁宗時上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
民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災祥以求
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燦
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

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餙而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窽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於儆戒可俞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凡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沴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唯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謹微不可

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竊覩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於此不勝區區

論月食

宋哲宗元祐七年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上

王巖叟

臣伏見去歲日食五月朔今歲月食三月望且食之旣按十月之交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又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考告凶之言則日月之食以為戒考

維常之語則若專戒日食而不以月食爲可畏蓋詩人之時事異于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質日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變也臣竊惟皇帝陛下以光明純粹之德淵默臨朝太皇太后陛下以仁義公恕之行發而爲政蓋無一不當天心者然則何爲譴見于月食之災臣殆恐陰邪道長有以蒙蔽盛明而聖心用以爲疑故天見變異以示警戒此天心之仁愛陛下而欲全聖德之美也消復之應宜在此時願陛下用人之際則審邪正使必得其真聽言之際則察是非使必歸于當斥遠陰類深防蒙蔽之害以

答天意臣愚不勝幸甚

論赤氣之異

任伯雨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右正言任伯雨上

臣伏覩陛下自臨御已來德澤屢下和氣充塞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四海九州罔不豐年天心人意如合符節固宜乖氣異象消伏不作然去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暮夜赤氣起于北方光焰亘天又有黑氣在下漸衝西方散而爲白咎徵之來其異如此天心之愛陛下欲陛下有所恐懼戒愼也且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爲

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于暮夜之時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以事推之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兵爲陰今赤氣起于至陰之方又有黑氣下起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徵也漸衝正西散而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徵也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視之不明是爲不哲時則有赤眚赤祥又曰不明善惡親昵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則有赤祥其說蓋出于洪範五事故唐世自大曆貞元以

曆開成有赤氣之異唯文宗大和中爲多是時宦官用事朋黨交結今日陛下以堯舜之資當千載盛明之時固非唐世衰末之比然天心愛陛下以災異爲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也臣伏願陛下收主柄抑臣下嚴勅宮禁以防慮幾微訓飭將帥以遏絕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奸惡事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轉爲休祥矣臣疎淺小臣誤蒙陛下拔擢于衆人之後付以言責常恨粉身碎首未有補報若見災異畏罪不言不唯虛陛下聖神知遇孤負大恩抑恐有依

臣指爲祥光瑞氣以欺聖聽使陛下畏天小心不得
那日恐懼消變則臣之大罪膏斧鉞不足以謝言責
伏惟陛下留神采聽天下幸甚